

新世纪美少女武侠宗师沧月代言《墨香》之后
重磅推出“听雪楼系列”之《护花铃》



护花铃

Hu hualing 沧月◎著

听雪江湖，那血薇夕影中的寂寞人生啊。

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那一段时间里，
我是如此挥霍着心里的那一点灼热、疼痛和不甘，
不惜以一把双刃剑，自伤三分后再去伤人七分。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护花铃

Handaling

很明显的。本来以前武侠世界一向重男轻女。刚盛于柔。但是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刚柔并济。男女同等的质和量全面演出。不管是原创者。小说人物。描写手法。都有这种凤舞九天。巾帼不让须眉的倾向。我们甚至可以预言。新世纪的武侠天地必定会绽放女性的文艺。

——温瑞安

常听有人说女子写的武侠不是武侠。但我与沧月的交往中却时常能感到侠气的交锋来。不过。她偶然也写一点“一队人马行走夜路。无以照明。就下令兵士砍断马尾巴。点着当火把”这样的奇文来满足一下我们这些男写手的虚荣心。只凭这一点。我就爱沧月的武侠。

——小椋

沧月是一个华丽的写手。这种华丽。是沧月独有的风格。也是月版武侠的神髓。

——沈璠璠

ISBN 7-80187-531-1



9 787801 875310 >

ISBN 7-80187-531-1/I · 181

定价：19.8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护花铃 / 沧月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01

ISBN 7-80187-531-1

I. 护… II. 沧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5353 号

护 花 铃

策 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作 者: 沧月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林

特约编辑: 蒹色

插图设计: 辰轩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站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—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数: 1 15000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531-1/I·181

定 价: 19.8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一番拜月一徘徊

沧月

同少 望——音律の管目上の四角の左 此の字は用ゐる

连载的时候，他们也体谅而毫无怨言。我非常感谢我的读者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我才支持到今天，才会有《拜月教》，才会有“沧月”。

依然记得那一日凌晨五点结稿的情景。外面天光慢慢透了进来，寝室里的同学都在睡，我一个人一个通宵坐在电脑前，看着那一排排文字，因为情绪的波动而不能入睡。我将记得我为这个故事不眠的那些夜晚——所以我很珍视《拜月教》，或许它并不是我最好的，但却凝聚了我最多的“真心”。

听雪江湖，那血薇夕影中的寂寞人生啊。

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那一段时间里，我是如此挥霍着心里的那一点灼热、疼痛和不甘。不惜以一把双刃剑，自伤三分后再去伤人七分。

不知道阅读这篇文章的少年读者们，是否能感应到。

最后说明一下，迦若的挽歌，是出自小楸的手笔，再次一并谢过。此外，“拜月教”一词，来自当年我中学时玩的游戏“仙剑奇侠传”。那时候我还没有“沧月”这个笔名，也没有想过以后会以此为名——

所以有人若说我写“拜月教”是在搞个人崇拜，那可完全是诬陷哦！

最后，附上别处看见的小词一首：

舞罢蝶衣泪已衰，谁将风月澹林台，一番拜月一徘徊。
妾有容华无功过，空将泣笑两留白，露里飘萧影里埋。

梦幻空花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作如是观。

“香燃尽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回答我，那么就准备着‘诀别’吧……”

“以澜沧为界，勒住你的战马！如果非要强行吞并整个武林的话，请想想你将要付出的代价——如果你不想她成为月神的祭品的话。”

只听得到话语，努力地看着四周，却无法看到任何清晰的东西。一切，仿佛是虚幻而不扭曲的，似乎隔了一层袅袅升起的水雾——他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，是无数穿着白袍的人影，一起一伏，不停歇地做着机械的膜拜状，奇怪的诵唱之声如波涛般传入耳膜——

在巨屋中，在火屋中

在清点一切岁月的黑暗中，

请神——

告知我的本名！

当月自那一处升起

众神——说出他们的名字

但愿 但愿此时——

我也能记起自己的本名！”

声音带着奇异的音韵和唱腔，如潮水一样慢慢漫进人的耳膜，从耳至脑、至心……让他渐渐有种昏昏沉沉的感觉，一时间，似乎时间都已经静止——只看见惟一点清晰的火光：那檀香的光，在慢慢、黯淡下去！

他无法回答，只有冷汗涔涔而下。



“时辰到了……祭典开始！”

那个声音毫不留情地宣布，忽然间——四周变成了血红！火！是四处燃烧的火！

他看不到她——然而却清楚地知道，她被火海吞没了！她在火里……她在火里！

“阿靖！阿靖！”他终于忍不住惊呼，用力地拨开迷雾，四处寻觅着，对着那虚空中的声音厉声喊，“住手！快灭火！放她出来，放她出来！——我答应你们！”

“识了……已经识了……”

“焚烧一切的红莲火焰一旦燃起，将烧尽三界里的所有罪孽……”

“住口！让她出来！”他想斩开重重的迷雾，却发现周围的一切没有丝毫变化，依旧是雾茫茫的……他不知道她在哪里，然而，他知道她在火里……在烈焰的焚烧里！

“放她出来！快让她出来！”他开始失去控制，一直往火焰的深处冲去——

“施主请止步！”

忽然,有什么清冷如水的东西滴了下来,寒冷彻骨,让他神志忽然一清!

* * *

* * *

“楼主！楼主！快醒醒……快醒醒！”陡然间，旁边有近在咫尺的真切的呼喊，同时感到有人在用力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肩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的是熟悉的书斋里的摆设，然后，是三弟南楚焦急担忧的脸——

“大哥……你被魔住了。刚才你的额头和全身忽然像火烧一样的烫！”南楚沉静的眼睛里，有因看到自己罕见的失态而引起的无法掩饰的担心和失措，“明镜大师料得不错，果然是有邪魅入侵！”

“哦？”他却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声，想着方才假寐时候的梦，心

里也有异样的不安。

“幸亏大师及时喝破，楼主才醒过来——”顺着南楚的目光，他看见了旁边正合十默诵着的老僧——僧人的手上，还有一个净瓶，方才自己额上的水，只怕也是这位弹上去的。便是这醍醐灌顶般的一滴甘露，冷彻入骨，将他从那个恶梦中惊醒。

“……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……”然，听老僧不停诵着的，居然是那部号称所有经文之“心”的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！许久，等老僧念完了以后，他们才看见睁开眼后的老僧眼睛布满了血丝——仿佛火一般的血丝！

“施主……方才你被困在那人的用灵力结成的‘界’里头了。好厉害的术法……这一次是侥幸，对方没有出全力，要是——唉，只怕贫僧也抵挡不住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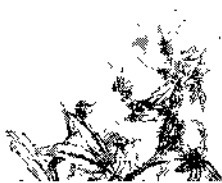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师，请问世上果真有所谓的术法和幻力吗？”萧忆情啜了一口茶，润了润喉咙，惊讶地发觉喉咙里居然真的有火的气息！但是，他只是静静地问，“拜月教的术法，是佛、道、儒中的哪一流派？中原可有能压制它的方法？”

老僧缓缓摇头：“不瞞施主……拜月教不属于任何流派，传说是以道教为主，结合了远自西域东瀛的术法和苗疆的巫蛊之道，以月为最高神明，以教主为凡世最高领袖。自开创出来后，流传于两广云滇之地已有一百多年，教徒无数，势力庞大。”

“不过据老衲所知，虽然在苗疆信教之人众多，但是大部分人却只是信奉教义的一般教徒而已，连教主都是不修习术法而潜心研究教义之人——真正懂得术法的，教中不会超过十人，再加上地方偏远，所以，在中原一带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拜月教的存在。”

萧忆情微微颌首——看来自己一开始就派阿靖去大理，果然没有错误啊……本来是想借助风雨组织的力量，先除去拜月教里最棘手的人物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秋护玉居然拒绝了。

“那么，大师可知道‘迦若’这个人？”他问，神色慎重。



[illegible]

护花铃

护花铃

* * *

* * *

4

4

“钟老！门、门不见了！”陡然间，先到门边的一名帮中子弟发出了骇然的惊叫。

“蠢材！莫吓破了胆，看花了眼！——听雪楼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！”白发老人一边全身心地戒备着破庙中那个不知隐身何处的神秘人，一边呵斥着属下慢慢往外面退去。

“老天！门、门呢？门真的不见了！”然而，身后楼中子弟的叫声更大，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惊讶恐怖的呼喊，他终于忍不住回头往门口看了一眼。

他的脸忽然因为恐惧而抽搐！果然，门没有了！在原先进来的地方，门没有了！

“擅闯神庙者——死。”

昏暗破烂的庙里，某一处忽然传来了冷冷的声音，宛如空谷回声般萦绕。

声音方起，钟木华闪电般地飞身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刀砍了过去！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响起，刀砍中的是血肉之躯。然而，定睛一看，刀下面容扭曲的，却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子弟！不敢相信地看着同门长辈，眼睛因为痛苦而凸出，“钟老……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”

白发老人骇然抽刀，死尸扑倒，血流了一地。

身后子弟虽然悍勇，但是看见如此诡异的局面，也不由得惊呆了！

“快逃啊……不管了，把墙砍倒吧！”终于，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气氛，然后疯狂地用刀往黄土墙上砍去。然而，刀落之处，感觉居然是软绵绵的。

“噗！”忽然间，墙里喷出了鲜血！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砍我……”墙问，带着震惊和不敢相信，然后缓缓瘫倒——倒地后，竟然化成了并肩作战的同伴！

而死人倒下后，那一道黄土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

拿刀的子弟骇然尖叫，神志昏乱至极，只顾拼命挥刀乱舞，护住周身，“妖怪！妖怪！”

“以汝之血肉，为祭献月神之美酒……”庙里又传来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扑簌簌几声轻响，角落里忽然飞出了一群五彩的蝴蝶，如幽灵般飞向剩下的活着的子弟。

滇中气候温暖，本来就多蝶类，大理更有著名的蝴蝶泉——但





是在这样恐怖的夜晚，看见那些美丽得不可方物的蝴蝶，每个人心里都冒起了寒意……可是仿佛被定住了一般，所有人只是又恐惧又沉醉地站在原地不动，看着那些美丽的动物翩然靠近。

钟木华全身冷汗,虽然在心里告诉自己要立刻拔刀,但身体却偏偏仿佛在沉睡。

蝶在一些子弟身上落下了，然后，从容优雅地展开卷曲的针状尖管，刺入脖子上的动脉……一个子弟，两个子弟……慢慢地，所有人都带着惊惧交加的神色倒下了。

妖怪！妖怪！他一遍遍在心底骇极而呼，可是没办法挪动身体……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绚烂无比的彩蝶，缓缓飞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吸管慢慢展开——

“ 嘿！ ”

忽然,他觉得有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破空而来,直斩向他!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

“快带子弟们走！”猛然，身边有人伸手推了他一下——推之下，他登时发现身体重新可以动了——“请姑娘！”

他惊喜地脱口呼了出来，只看见绯色的剑光如同闪电一样在破庙里四处回翔，一只只绚烂的蝴蝶被剑光斩为两段！

然，蝴蝶落地后，却居然化成了一片片纸灰！

还没有死去的弟子都恢复了知觉，每个人都低声惊呼：“靖姑娘！靖姑娘来了！”

陡然间,似乎战意重新燃起。

“钟老，快带他们走！”斩落了最后一只蝴蝶，一身绯衣的女子落在破庙中，静静地执剑凝视着某处虚空，头也不回地对属下吩咐。

“可是属下怎可以让姑娘一个人……”钟木华知道那个神秘人的厉害,不由得十分担心。

“你们在这里也是送死！以你们的能力，又如何能抗拒术法？”阿靖解释了一句，便厉声喝道，“快走！这里我来对付就行了！——”

THE END OF THE WORLD

我替你们破开了迷障,快走吧!”

钟木华和听雪楼众弟子回头,赫然看见庙门已经重新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!

一行人不敢多耽搁,立刻从那个神秘的庙里鱼贯而出。

正是满月时分,庙外月华如水,繁星满天。在呼吸到野外清新的空气和感受到拂面的微风后,所有人都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——

“立刻回去报告楼主:对手的实力比预先想的要强很多!请他立刻加派人手过来!记住了,一般的武林高手没有用,要派术士和阴阳师过来!”

在退出庙门的时候,钟木华听见了靖姑娘用传音入密的吩咐。

“这种撒豆成兵的小伎俩,也只能对付一般人。既然我来了,祭司大人就不要用这种障眼法躲躲藏藏了,不妨拿出一些真功夫给阿靖看看罢!”空荡荡的庙宇中,绯衣少女负手握剑,轻轻扬眉冷笑,对着空空如也的月神龛说着话。

话音未落,神龛上忽然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个人来——仿佛由烟雾缓缓凝聚,幻化出了人形。那是一个高大的男子,白袍如雪,漆黑的长发不曾束起,一直垂落到腰际,待他缓缓转过头来的时候,有宝石的光辉在他发间闪动。

他右手轻轻抬起,凌空画了一个奇异的符号——忽然间,神庙的地上有熊熊的火焰分两路烧了过来,把她围在了火焰中间!

“稍微厉害了一点……不过还是障眼法!”她扬眉继续冷笑,莲足轻抬,安然从火上踏了过去,“这不是真火——只是幻象而已……”

脚步刚踏出火圈,忽然间头顶劲风袭来!她纵身飞出,半空中如飞燕回翔般凌空一个转身,轻轻巧巧地避了过去,只听一声巨响,一块大石从天而降,已经落在她方才站立的地方!挥剑轻触,完全是金石交击的声音,不是假象。



“飞来石？”她终于颌首，微笑道，“五行搬运大法……阁下终于露了一点真功夫了。”

“你就是听雪楼的靖姑娘？”白衣男子终于开口，声音如同空谷回声一般缥缈，目光惊电般落在庙中那个绯衣的女子身上，带了一丝诧异，仿佛有些恍惚，祭司用手按了按额环上镶嵌的宝石，然而，眼睛却穿过了指缝，冷冷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子。

女郎微微点头：“迦若祭司，幸会了。”

然而，客套的语气蓦然一转，听雪楼的女领主冷冷道：“方才阁下竟用术法杀我听雪楼子弟！祭司难道不知，用阴阳术杀害不会术法的普通人，是触犯法家大忌的吗？！”

“呵……果然还是这样的脾气啊。”似乎被她的责问弄得怔了一下，迦若轻轻抬手，用右手食指抚摩着额环正中的一颗宝石，眼神中有一些复杂，“既然你懂得一点术法的皮毛，就不该不自量力地来向我挑战。萧忆情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，中原武林已经在他囊中，却连滇南漠北之地也要染指……我实在也不想与他为敌。但身为拜月教的祭司，我只有把对月神不敬的人全部杀死！”

淡淡地说着话，陡然间，他头顶出现了三尺灵光！那是修行极深之人才拥有的无上法力的象征——那是几乎接近于神的力量！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阿靖的手指暗中用力握紧了剑——她发觉面前的人比想像中的更加可怕！即使是她当年的师傅，在术法修为上也未曾达到这样的境地啊……

“术法有巨大的反噬作用，施用者的法术越高明，那么反过来，作用在自己身上的也越厉害——要杀我。至少，你要用分血大法那样的阴阳术才能够制住我吧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”

男子虽然掌心里已经有微微的冷汗，她还是站在那里，从容地对着神龛上那个白衣说话。她已经无法后退。面对着术法，首先要意志绝对坚强，如果一旦出现动摇，容易被对方所趁。

迦若的目光再一次闪出了惊讶之意，果然，这个女子是不简单

的——

“居然能说出分血大法的名字……听雪楼的靖姑娘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可惜……为何你们听雪楼妄图并吞拜月教？而你，为何又站在萧忆情那一方？天意如此……莫怪我毁弃世间英才。”

有微微的冷笑从他的唇边逸出，冰蓝色的眼睛里忽然有闪电般的亮光！

“我不用分血大法，一样可以杀了你！”

阿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剑如一袭羽衣般展开，全身笼罩在了绯色的光华之外。然，她的身形方才一动，迦若的双手已经虚合在胸前，作膜拜状，嘴里吐出了奇异的咒语——“可依陀洛阿梵密托安谛”。

这是，这是在——召唤式神！

不过……好熟悉的咒语啊……在哪里，在哪里听过？

已经来不及多想，阿靖的眼中忽然闪现出极其凌厉的杀气。在迦若额环上宝石光辉闪动之际，她已经看见虚空中有烟雾陡然凝结，迅速幻化成了凶猛异兽之状，向她猛扑而来！

“饕餮！”看见人脸羊身的猛兽露出尖利的獠牙，全身雪白的长毛如风一般舞动，阿靖脱口惊呼——那种上古传说中食人的魔兽！

她的眼色不易觉察地变了变，瞟了神坛上的迦若一眼，刹那间，似乎有什么微妙的神色变化掠过她的眼眸。然而同时，她手中的血薇剑却是片刻不迟地刺向猛兽，剑尖如同蝉翼一般颤动着展开，瞬间变幻万方，不知攻向何处。

猛兽咆哮，立起，带动的劲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阿靖不退反进，手中的剑直刺饕餮颈下的三寸，饕餮的动作居然快得惊人，一转头，立刻用獠牙格住了剑刃——那样的幻兽，居然用獠牙挡住了锋利无比的血薇剑！饕餮同时大吼，炎炎的烈火从口中喷出。





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忽然，绯红色的光华从剑刃上瞬间升起，在剑尖吞吐不定——剑气！在不能再进一步的情况下，她用内力将剑气从剑尖生生逼出，闪电一般刺入猛兽的颈下三寸之处！绯红色的剑气，宛如真实的兵刃一般，直刺入幻兽的体内去。

饕餮再次负痛咆哮，跳了起来，口里的烈火更加猛烈，吞吐到方圆三丈的范围。此时，一人一兽的距离已经是非常近，那一瞬间，看着饕餮额头上那一处朱红，蓦然有异常熟悉的感觉在绯衣女子的心中泛起。

阿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脱口低呼。

在火焰转为蓝色的瞬间，阿靖足尖一点，已经从地上跃起，凌空回旋，手中的剑如一片蝉翼般展开，焕发出了绚丽之极的光芒，竟然压过了火光！

剑光横空，矫若游龙惊起，一剑就割断了烈火！然后，绯红色的剑光如同烟火般散开，聚为三点星光，迅速地滑落，顺着凌空一击的去势，刺向饕餮的额头。

面纱扬起，御剑临风的绯衣女子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眼色冷冽而倔强——一直看入白衣祭司的眼中，连迦若，居然都忍不住一怔。

——那样的眼神……竟然能令他内心的最深处蓦然一动。

其实，在看见听雪楼女领主刺出那一道绯红色的剑光的刹那，他就有强烈的不安的预感——此次迎战听雪楼，司星女史冰陵曾为他占卜过吉凶，然而，结果却是令拜月教所有人都脸色苍白：

星宿相逢，星沉月黯，大凶。

“海天龙战！”

看着那三点飘忽不定的剑光，迦若眼色蓦然剧烈的变了，脱口而出。同时，他抬起了手，想要召唤回式神——那带着宝石指环的手指，居然是颤抖的。然而，已经晚了。

阿靖的剑惊电般落在了饕餮头上。

然而，听到了大祭司忽然间脱口而出的招式名字，绯衣女子的

·
JIN JIN JIN JIN JIN
·

手也是剧烈一震。在触及幻兽额头时，她手腕一转，剑柄下压，剑尖平削，只是唰地一声敲击在饕餮的鼻梁上。

“噍！”出乎意料，那个凶猛的幻兽忽然怔住了，那轻轻一击似乎正搔到了它的痒处，饕餮站在原地，左右摇头，打了个响鼻，然后忍不住地喷嚏连连。

“啊……”片刻间，执剑指住猛兽的绯衣女子终于彻底地呆住了，眼神瞬间万变。阿靖的剑在饕餮的双目之间顿住，手仿佛忽然间无力了，剑再也刺不下去。

幻兽的主人仿佛在那一刹那也被施了定身术，居然忘了趁这个空档出手，迦若的手抬在半空，指尖微微颤抖，却不知道是指向人还是兽。

然而，阿靖的行动更反常——她居然完全忘了面对的是如何可怕的手，也忘了眼前这只幻兽是以人为食的饕餮，她只是抬手，缓缓地，摩挲着幻兽雪白的鼻梁和下颌，仿佛摸着一只驯养的宠物。

奇怪的是饕餮居然没有一丝凶狠的反应，反而温驯地垂下头，享受似地半眯起了眼睛，凑过来嗅着身边人，似乎认出了什么，眼神越发地驯服和欢跃起来。

“……朱儿。”

眼色恍惚地站了片刻，忽然间，低低颤抖的两个字，从阿靖的嘴角滑落。

“嗤呼——”饕餮对于这个称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，伸出舌头舔了舔绯衣女子的手，同时将类似人的脸凑了过来，偎在她怀中。

“果然是……”阿靖的脸色恍惚，这对于向来冷漠从容的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久历江湖，连她的心都变得和剑一样寒冷。然而，此刻，人脸羊身的饕餮亲热地凑过来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居然从她剧烈颤抖的手中滑落地面。

阿靖的手，居然已经抓不住她视为生命的血薇。



“天……真的是……”绯衣女子的手抚摸着幻兽，攀上了那一对蜷曲的角，手心里粗砺的感觉是真真实实的，却依然宛如梦境——那十年前让她曾经死过一次的梦！

幻兽一旦诞生就选择主人，与主人气脉相通——如果这只幻兽就是朱朱的话……那么它的主人岂不是——？！

虽然手已经颤抖地不受控制，阿靖却霍然回头。

那么近的距离，一回头，她就看见了拜月教大祭司的眼睛——他的眼睛是中原罕见的深蓝色，犹如深邃而泛着冷光的大海。

果然……是那样的眼睛。没有错。即使什么都不同了，即使面容已经完全陌生，但是这样的眼神，却是一模一样，从未有过改变——但是，为什么，却是在这个人的眼里闪现！

仿佛遭遇雷击，阿靖身子猛烈一震，眼神涣散了又凝聚，眼前的人也是模糊了又清晰。

往日最惨酷、最痛苦的回忆，忽然间就在眼前来了又去地徘徊。

不可能……不可能还是今天这样……眼前这个人，和十年前那个少年的脸完全不同。怎么、怎么会是他？迦若怎么会是他？

十年过去了，他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为什么偏偏……偏偏要成为拜月教的大祭司！

“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。

易水萧萧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！”

忽然间，仿佛是在证实什么一样，深深地打量着她，对面的白衣人缓缓吟出了一首诗。熟悉的句读，熟悉的语气，熟悉的句子——那十年来一直只是在她最隐秘的梦中萦绕的句子！

真的是他……

陡然间，阿靖反而安静了下来，仿佛想说什么，却顿了一下，只是迅速回身，足尖轻踢，“唰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如同血光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！

迦若蓦然退开一步，招手唤回了幻兽，剧烈波动后的眼睛刹那